灤源問答

濼源問答卷四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弁師掌王之五冕司服所掌六服而弁師言五冕鄭康成註弁師因謂大裘之冕無旒不聯數也陸佃又謂大裘而冕即是衮冕蓋冬至祭天是寒冷之時故內服大裘而外襲衮衣戴衮冕所以只

數五冕二說孰是答曰鄭注與陸說皆非也余前既辨鄭注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冕服減爲九章之失而斷爲天子冕服十二章則大裘而冕十二章十二旒也袞冕九章九旒也鷩冕七章七旒也希冕四章四旒也元冕三章三旒也何以知之周家旒數隨命數（此句本禮器鄭註）故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

下如孤之服蓋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之孤四命卿大夫不過三命大國之士與小國之大夫一命冕與命惟天子備物故自袞冕以下五冕俱有公以下各隨命數而殺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鄭注大裘而冕無旒夫冕而無旒乃一命之服其秩至卑雖曰祭天尙質非所以爲敬也袞冕實是九旒若如陸佃大裘而冕卽袞冕之說將置十二旒之冕於何服於是不得不造爲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之說此說始鄭註弁師夫袞冕爲公之服今曰

袞冕十二旒將公亦得戴十二旒乎此又不煩言而知其非矣至於弁師只云五冕者大裘而冕爲天子所獨五冕得兼臣下故下文云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言王之五冕不同於臣下在此耳○鄭註大裘而冕九旒之說之謬余更請以一言折之左傳哀公七年子服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則天數也十二不特指十二牢也凡冕服十二章十二旒玉路繁纓十二就皆是非明見於

經者乎

問袞爲九章之服既聞命矣何以郊特牲曰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然則大裘而冕亦得名袞歟答曰此鄭註已明言之矣曰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且袞之名亦有不定者詩王錫韓侯元袞赤舄又曰何以予之元袞及黼韓係侯爵不應服袞魯人歌孔子袞衣章甫爰得我所孔子爲司寇是一命大夫去魯不脫冕

而行是無旒之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豈能服龍衮之衣哉（覲禮賈疏上公衮無升龍傳曰天子升降諸侯降龍）

問據玉藻司服所言冕乃祭服講家兼朝祭言之非歟答曰非也玉藻皮弁以日視朝朝戴弁不戴冕也惟曾子問有冕而出視朝之文然此乃諸侯將朝故因告祖禰之後冕而視朝豫示以敬也又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此雖是受侯氏之覲郊行禮于廟中亦寓敬祖之意故耳又玉藻裨冕以朝覲禮侯氏裨冕釋幣於禰鄭註裨冕者衣裨衣而

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賈疏裨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裨陪之義天子六冕以大裘爲上無埤義衮冕以下皆爲裨然則冕是以下敬上之服祭服外朝覲用之亦以尊天地之服尊天子耳而此外亦有裁冕者冕而親迎是親迎服冕也冕而舞大武是舞時服冕也冕執劉冕執鉞是從時服冕也冕而總干是養老服冕也冕而朱紘是耕籍服冕也元端讀如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是朝日聽朔服冕也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

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冕之嚴重如此

○向知裨冕是降一等之意而未識其義無明文以證之頗以爲疑今讀司服而得其解如天子以十二旒之冕爲最尊享先王之尸必用十二旒之冕而天子則自服上公之袞冕以祭上公以袞冕九旒爲最尊享先公之尸必用袞冕而天子則自服侯伯之鷩冕以祭即不敢以己爵加親之意此裨之義也

問朱子謂冕自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說何所本答曰

易繫辭十三卦制器尙象有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冕之上元下纁法乾坤也故世本曰黃帝作冕左傳疏胡曹作冕胡曹黃帝臣也

問冕上覆之延皆以麻布飾之故曰麻冕至於緇布冠雖亦以麻爲之實另是一種上無所覆之延何冕之足云而朱子註論語謂麻冕即緇布冠何也

答曰賈公彥弁師疏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元下以朱衣冕之上下延即上元者也蓋冕上

之版用麻布染成元纁二色分貼上下以成上元
下纁之制故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
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不忘本也論語麻冕卽指
六冕之延上下皆衣以麻耳而朱子註謂緇布冠
者恐後人誤以麻冕爲凶服故以是釋之其實緇
布冠非麻冕也

問弁師掌五冕皆元冕朱裏此元冕與司服所云祭
羣小祀則元冕不同歟答曰司服所云乃謂身服
元端而首戴冕也弁師元冕朱裏乃言冕之體制

上所覆之延是元色故云皆元冕朱裏者即延板之下面其色朱也賈公彥疏云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于周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覆之則上元下朱乃此版之上下耳又鄭康成司服註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凡冕服元衣纁裳元衣指延上面之黑色纁裳指延下面纁色即弁師朱裏之謂也蓋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托于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合爲纁色其實一也鄭謂云上元象天

道之行下繅象地道之降其餘藻就天子五采諸

公三采此冕之色也

問春官司服鄭註六服同冕所謂同冕者僅指冕之名同歟抑指冕之旒同歟答曰冕之旒如何可同考弁師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鄭註繅雜文之名也繅古字藻今字合五采繩爲之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閒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

武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衮冕之衣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合前後旒言之鷩衣之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一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

按鄭以衮冕屬十二旒非是當云衮冕九旒以次照命數而降而所云繅不言皆有不皆者確鑿之至葢天子所服之冕其名其體雖同而其旒唯大裘而冕則十二其餘衮鷩毳希元則遞減爲九七五三也其旒雖遞減爲九七五三而天子之就則又皆十有二玉

也故賈疏亦云繅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總之天子之冕無論十二旒九旒七旒五旒四旒三旒總是十二玉公之冕無論九旒七旒五旒四旒三旒總是九玉餘放此

問冕之有瑱所以塞耳愼妄聽也冕之有旒所以蔽明示內視也然則旒之制專爲耳目而設而朱子註論語謂前後有旒何也答曰朱子本孔穎達玉藻疏云前後各十二旒方氏愨曰後之有旒有戒

慎不睹之意江慎修謂冕無後旒此乃漢制耳司馬彪漢書輿服志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靑玉珠七旒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酌自後代不足爲周冕之証也○至旒之長短玉之五采惟玉藻孔疏得之曰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閒相去一寸江慎修曰古者尺二寸當今尺七寸五分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從上而下

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旣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

問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註以爲夏殷之禮然否答曰然也江愼修云天子用朱綠太卑矣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太無別矣七旒五旒用之上大夫下大夫則已僭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冕之善夫子所以取之

問冕之義何謂也答曰以上覆之延後高前低也冕

之本體與爵弁相似但爵弁前後平故名弁弁之爲言平也冕則前低冕之爲言俛也謂於尊者易於驕誇故以謙抑示戒耳此冕之義也○又考弁師賈疏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爲爵弁直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之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以冕名也賈疏此條言無旒之冕與爵弁之制最

爲精當

問黻有二一是黼之于裳者虞書所謂黼黻絺繡是也考工記繢人職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孔安國虞書傳云黼者斧形黻兩已相背蔡傳斧取其斷黻取其辨故左傳臧哀伯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一是蔽膝臧哀伯曰袞冕黻珽杜註黻韋韠以蔽膝也正義云黻韠制同而名異鄭詩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詩云赤芾在股則芾當是股之衣故

云以蔽膝也鄭康成易緯乾鑿度注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黻韠之元由也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凡韠皆是裳色其黻則有文飾焉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韍制

皆是韠義明其制與韠同經傳作韍或作紱或作芾音義同也又論語而致美乎黻冕邢疏韠俱從裳色韍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天子純朱二句本詩朱芾斯皇鄭箋又宣公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疏與桓二年同又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註凡韠以韋為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然則韠乃色別而已無他飾也偏考諸註疏所言韍與

韠制同黻與韍字同乃江愼修鄉黨圖考以黻屬裳下之章以韍屬韋蔽膝二字各不相混而以論語黻冕之黻作冕服之章解謂集註承邢疏之誤然否答曰江說非也其繡之于裳者專名黻其韋蔽膝則曰黻（左傳袞冕黻珽）曰韍（明堂位有虞氏服韍）曰芾（詩赤芾在股）曰紱（易朱紱方來）曰紼（白虎通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同此一字古人通用江氏解論語棄鄭註黻是祭服之衣一句指爲冕服之章不知鄭註衣字何嘗不指蔽膝孔穎達左傳疏中芾當是股之衣此衣字是善悟論語

鄭註也總之黻即韍字以左傳疏經傳作黻或作韍字二句爲定黻與韍之異以論語邢疏韠俱從裳色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數句爲定至江氏欲改左傳袞冕黻珽之黻爲韍字以就己說亦徒見其妄耳○韠有用之齋者玉藻齋則繢結佩而爵韠是也有用之戎服者方叔之朱芾斯皇洛矣之韎韐有奭左傳之韎韋跗注是也有用之喪服者詩庶見素韠是也又荀子共艾畢乃蒼白之韋是罪人有韠也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是

婦人有韠也戰國時連兵以韠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故字亦作紱

問儀禮聘禮君醴賓之後有私覿私覿之後有私面私獻之文禮記聘義有私面私覿而無私獻之文周禮司儀職以醴禮賓之後有私面私獻而無私覿之文三者或分或合未之前聞敢請答曰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典瑞所謂瑑圭璋琮璧以頫聘是也諸生知之矣所

問私覿私面私獻分合不同經中有以私覿爲陳于君私面爲陳于卿私獻爲使臣自以時珍獻君及大夫者聘禮及聘禮記所載是也聘禮禮賓之後賓請覿奉束錦總乘馬北面奠幣此賓之私覿也又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此介之私覿也私覿既畢賓出時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有事於大夫者本國之君有幣欲問卿于是賓即館卿勞賓歸饔餼明日賓朝服問卿問卿之後賓面如覿幣康成曰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

儀質也敖繼公曰聘使私見于主君曰覿見于大
夫曰面蓋異其稱以別尊卑也此賔之私面于大
夫也又上介特面幣如覿此上介之私面也又衆
介面如覿幣此衆介之私面也又聘禮記云私覿
愉愉焉旣覿賔若私獻奉幣將命鄭康成曰時有
珍異之物或賔奉之所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
之如此看來私覿私面之物亦受之公而賔自名
以獻于君及大夫者也至于私獻康成謂時有珍
異之物及賔自置之物以君命獻于隣國之君者

也聘禮記又云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是私獻于
君更有及夫人者非同姓婚姻兄弟之國則雖有
獻于君不更問及夫人耳知私獻之非私面者康
成謂時有珍異不同于覿幣也且獻及夫人不可
言面也此儀禮所載私覿私面私獻三項不同也
禮記聘義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孔穎達曰私覿
以己禮覿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
敖繼公曰私覿見其君私面見其卿實兩事也至
于秋官司儀云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

拜鄭康成又謂私面私覿也旣覿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曰春秋昭六年左傳云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此又以私面卽是私覿也蓋合而言之私覿見其君私面見其卿聘禮聘禮記聘義所言私覿私面是也離而言之則私面卽私覿亦可謂見君如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獻私面及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乘馬八匹私面是也然總以儀禮私覿見君私面見卿私獻獻及夫人爲主至於司儀不言私覿注卽以私面當私覿亦

漢儒臆見當日可以通稱學者當詳其節目而後及其通義可也

問私覿私面既謂之私必是賓自備之物故稱己名以獻而先生謂受之本國之君何歟答曰周禮內府職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校人職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據此則凡幣物皆官給之矣又聘禮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官具者官給之也又既返國使者公幣私幣皆陳歸時陳私幣可見去時私幣亦非己置耳惟私獻則康成謂時有

珍異之物不同于私幣乃賓所自具者耳

問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康成

註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

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

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

鄉飲酒禮推之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

賓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

叟叟長年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

字女旁叟今亦以爲更以此驗之應爲叟也列子不生

子伯宿于田更商邱開之舍更字亦作叟字解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與康成異當從何說答曰從康成漢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魏甘露三年以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不聞湊成八人也又左傳晏子曰三老凍餒服虔以爲工老商老農老杜預以爲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正義云上壽百年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壽八十以上晉姜鼎銘云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云三壽作朋此則非三老五更之三老矣

問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曰冬祀井白虎通亦曰冬祭井唐月令亦同行與井異何與答曰井即行井間道古者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祭井即祭行也

問釋奠釋菜或分或合孰重孰輕可得聞歟答曰此典載于周官戴記詳矣孔穎達正義謂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四釋奠五也王制出征反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學記大學始敎皮弁祭菜三也自

鄭康成註王制釋奠于學句謂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合釋與奠爲一時之禮解者因之混雜不分其實二禮分而不合亦輕重各殊考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註謂設薦饌奠酌而巳無迎尸以下之事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註祭菜謂芹藻之屬歐陽永叔穀城夫子廟記謂釋奠釋菜皆禮之略古者弟子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釋奠有樂無尸釋菜并無樂陳暘樂書則謂小有釋菜

以食爲主大有釋奠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一也
是釋菜亦有樂也暘之兒祥道作禮書考据諸經
言之最詳以爲古者釋奠或施于山川廟社或施
于學周官太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
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此施于山川廟社者也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
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
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合
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反

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此施于學者也葢釋奠有常時者如文王世子所謂四時設奠是也有非時者如始立學天子視學師還獻馘大會同反舍奠是也釋奠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何以言之曾子問凡告必以幣文王世子釋奠行事必以幣此又牲幣之証也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此合樂之徵也聘禮行釋幣反釋奠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酬從者行酬此又有獻酬之証也非時之祭設奠于先聖先師四時則先師而已此二陳

之說也然則祭先聖爲重禮加詳而必有幣祭先師爲輕禮稍略而不必有幣審矣至于稱先聖先師亦不一長樂劉氏云周有天下立四代之樂虞庠則以舜爲先聖夏學則以禹爲先聖殷學則以湯爲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先師以配享焉自魯立孔子廟于故宅解經者即所見聞云先聖周公若孔子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議云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孔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求其節

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降旨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遂定於一矣至古時釋奠釋菜行禮之官常時則以所教之官爲主非時則有司行事漢高過魯太牢親祭典至隆矣章帝之時合樂以祭孔子魏之正始釋奠始行于辟雍率太常行事宋眞宗天禧元年嘗詔崇文雕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天下諸路惜其書不傳無從考質明王恕亦嘗上書請行釋奠奠帛三獻之禮讀祝飲福受胙禮爲備而議弗行僅詔加幣而已因考釋

奠釋菜之不同而并爲詳論焉

問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閔公二年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及淮南子飭喪紀高誘註皆同孝經援神契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堂邑令費鳳碑菲五五縗杖其未除巴郡太守樊敏碑遭離母憂五五斷仁以上諸書言三年之喪皆于二十五月而止今喪服以二十七

月始于何人答曰始于鄭康成也士虞禮記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鄭註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終凡二十七月禫之爲言澹澹然平安意也雜記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者祥爲喪之終矣而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內除者如其月日而止○學記中年考校注中年間一年也亦以中爲間孔穎達宗其說閒傳疏云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考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

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其年四月祫祭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祥等以爲禫在祥月其年二月祫祭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駮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博士許猛扶鄭義作釋六徵解三驗以二十七月爲得並見魏晉禮志至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氏二十七月而後除遂千古不易○漢儒主二十七月者據服問中月而禫之說也魏儒主二十五月者據三年問二十

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之說也唐儒又主三十六月者據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三年而祥之說也三說雖皆出于禮經而惟鄭氏爲能酌情文之宜得中庸之道故歷代行之不廢○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至是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猶譏其喪娶由此觀之固當從鄭氏無疑

問未婚守志昔人謂爲賢者之過故律文仍許旌表究竟古聖賢曾議及此否答曰此最有關世道人

心者周禮嫁殤有禁後世非不知其不合于古而之死靡他其人爲正氣所鍾故前儒未有痛斥其非者惟　本朝毛檢討有禁室女守志殉死文一篇徵據經傳足以破流俗之惑今錄左方。毛奇齡禁室女守志殉死文自古無室女未嫁而夫死守志之禮即列代典制所以褒揚婦節者亦並無室女未嫁而守志被旌之例則直是先聖之禮後王之制兩所不許者曾子問婚禮而孔子答之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

義也葢婚禮最重一禮未備卽謂之奔謂之野合故自行媒納采納徵問名卜吉請期而後有三告廟禮一曰告迎告親迎也一曰告至謂婦車至又告也一曰謁廟則主人主婦帥新婦而謁之于廟卽朝廟也有兩見舅姑禮其有舅姑在堂者則名曰婦見謂婦至之日舅迎于門謂之主人姑迎于堂謂之主婦但交拜行賓主禮而次日質明則婦以特豚之鼎棗栗腶脩之筐拜舅姑于堂而舅姑受之夫然後醴婦饗婦而婦禮成焉脫不幸而舅

姑偕亡則于是行廟見禮俟成婚三月新婦始菜
盂絜服扱地而見之於廟謂之廟見雖向謁廟時
舅姑二主亦儼然在廟然是謁廟非見舅姑也惟
此一見後夫然後擇日專祭禰廟而婦于以成故
曰廟見始成婦乃或已婚三月未廟見而不幸女
死則孔子又曰不遷於廟不祔於皇姑反葬於女
氏之黨不遷者謂柩不殯廟不祔者謂不令立主
而附於祖姑之傍反葬者謂其柩反歸女家循其
黨類而葬之何則示未成婦也非其家之新婦也

夫奔與野合固不成婦若禮儀未備比之奔與野合者明有間矣況祇未廟見其前此諸禮亦何一不備雖主人主婦不在亦必有世父世母爲之主者訪從前致辭從後致命必不少缺又況同牢合卺請祗薦趾已越三月徒以廟見一節有乖大義遂曰不成婦直使棺不殯廟主不祔祭生非其親死非其鬼其禮之嚴毅而剛斷如此今以平日不相干之人生不見形死不覿面上無主婚之尊長下無請祗之僕婢既不婦見又不廟見不特非取

婦并非來歸則亦何道而可使歸祔合葬聯祔
迺寤寐冬夜夏日至於如此此明明與孔子之言
相反如此而可爲將見亂臣賊子邪說暴行凡可
以反先王悖先聖者將無不爲之禮教從此掃地
矣世之傳女事者重爲曲護更有隱就禮文以謬
合其義如云禮取女有吉日而女之夫死女斬衰
而弔又曰婦人不二斬既謂之夫而爲之服斬固
不二斬矣可二夫乎尋考是禮即曾子問不廟見
不成婦之次章也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

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據此則取女有吉日與室女在室未經請期者已自不同且孔子並無斬衰往弔之文惟禮註有之即禮註亦祇云弔服以斬非謂服三年斬也乃接云婦人不二斬爲之服斬則直服斬服終三年裴炎是不特與禮註未有三年之慼故不服斬語不合且明文與禮文既葬而除之一語正復相反是改禮文也改禮文不可也且婦不二斬出自儀禮子夏傳傳曰婦不二斬不二尊也女在家從父

則祇尊父故室女爲父斬三年及既嫁從夫則尊夫矣爲夫斬而父且降期是不二斬謂不二斬服指夫與父言而乃誤父爲夫以不二斬服爲不服兩夫是既改曾子問又改子夏傳聖經有幾堪此數改夫陰竄禮文竊改禮注拗曲揉直以伸其說不過謂近代無學必無有明指典籍直言其非者余乃舉一淺近禮文盡人當知者一一指示之周禮媒氏掌男女之判不云禁遷葬及嫁殤乎舊注云男女未婚者有男死而女求歸之謂之嫁殤若男

女偕亡合兩棺而葬之謂之遷葬典禮昭然今室女求歸與死而合葬兩禁俱犯歷求之而無一可者予之言此將以扶巳飢之教植巳廢之禮稍留此三代僞存之律例於以救秦火未焚私竄私改之載籍并保全自今以後千秋萬世愚夫愚婦之生命世有識者當共鑒之

閒停喪不葬蔑禮廢義先生自擁臯比以來遇門人有未葬其親者苦口言之并曲爲籌畫一時感動辦歸葬親者甚多可謂敎孝矣先生每舉張楊園

喪葬雜錄爲法此外禮經中有可引以爲証歟答曰此不俟稽之禮經也山左鄉先生張蒿菴著後篤終論二篇幾於痛哭流涕能家喻戶曉則愛親之心有不勃然興者乎今錄全文於後以當傳觀

○張爾岐後篤終論上晉皇甫謐悼厚葬之害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其言曰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如令魂必有知則生死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

葢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其言可謂至痛切矣然當時所謂厚葬葢謂珠玉之飾含襚之物器用寶貨之藏也今人皆無是矣衾絞韜冒之屬尙不必備又況所謂金縷玉匣金蠶玉犬者乎乃往往有苦於乏貲數十年不克葬者則何也緇黃之儀度不敢以廢也侍從之偶俑不敢以缺也夾道之旛幔鐃吹不敢以不盛也賓客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豐也其甚者徵歌選舞雜以百戲非是則以爲樸結繒縛帛以象樓觀非是則以爲陋於

是嘲轟咿啞之聲艷麗詭異之飾雜遝衢路充斥原野婦孺擁觀歎駭踊忭而後快于心焉而後為能葬其親焉富者破產而逐新貧者舉息而赆赴一日之費十年節約而不能償也一家之喪百家奔走而交相病也高位縱任而不之禁旁觀恬習而忘其非人之欲葬其親者恥其不備忍于累年暴露而不恤焉亦甚可傷也已何不即今之所謂厚葬者而深思之是何者有益於親之身乎無益於親而爲之徒欲悅親者之目而已古之厚葬誠

昧於理其心猶欲爲親也今乃於終天永訣之會盛陳娛樂詭麗之具以爲觀美徒博婦孺一時之哈笑不近於侮其親矣乎且其所擬象而塗飾者未必其親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親于僭矣乎本欲自致于親而適成其侮且僭何如反而約諸禮乎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有勿過禮苟無矣縣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問考夫子所謂勿過禮

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含襲斂殯棺槨宅兆之屬是也一者事神之禮朝夕之奠重主之設虞祔祥禫之祭是也是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禮以爲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踰困於財者聖人亦不强焉况於儀度之說古所無也即不能無疑於心何不援先儒之論以自定也芻靈以象生乎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車銘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溢而爲幢纛之僭何爲也易服而弔禮自賓出何煩主人之裂帛食于喪側

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紼謳生於斥苦方相以毆罔兩殆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毆而舞遂舂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苫塊之次墓有主賓之位此廬幄之所以設也廬而致飾屋而過華與苴麻菅疏之儀不侔矣溯本而求或造端于古人沿今所尚遂大遠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盡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葬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曰子之所言殆桐棺七㯚窆人子之所爲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備物極榮者

之事也曰白蓋雙旐門生輓送非非建武之佐命乎布車誠柩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于尊榮而更爲美談蓋奢者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後篇終論下葬之習於後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庶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時而

葬者謂之怠葬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穀梁傳柩在堂上孤無外事各視其力旦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於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閒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月而不斂踰時而不殯則人必訾之矣其人非狂且癡必有痛乎其心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賓位

所以殯之也父母而殯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殯之也所以漸即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不得反於寢進不得即於墓不猶之客而不得歸歸而未能至者歟此非人情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歟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也陳氏曰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絰也乃知古之人有不幸

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為與未及三月同實者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即吉矣何也喪之即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為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故為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為而虞不虞則卒哭與祔皆無所為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為而可以練何為而可以祥且禫日月邁於上殯宮淹於下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斯

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歟斯其所以寧斂形旋葬
縣棺而封而必不敢爲濫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
葬也歟不然古之人豈不欲厚其親哉盡人皆子
也生事顯榮死葬華盛盡人之子皆有是心也尊
卑制乎分盈絀限乎力斯誠不可如何者耳孟子
不云乎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奈何
以欲厚其親之心反使其親久客而不得卽於安
豈非所謂去其小不備而就大不備者乎盍亦思
所以變計乎

漈源問答卷四　終

濼源問答卷五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學而時習之朱子註學之不已專言學當有恒陳大士以恒漸二義發明時字不似於註外添設否答曰好用卦名亦是時文熟套然大士却精當恒字是不可半途而廢周頌所謂日就月將孟子所謂勿忘是也漸字不可躐等而進學記所謂當其可之謂時孟子所謂勿助是也且何晏註誦習以時學無廢業以時二字所該甚廣疏皇氏謂學有

三時其一是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是也其二是年中時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又云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康成云時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成功異也其三是日中時學記云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

焉息焉游焉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陶侃謂大禹惜寸陰學者當惜分陰是也又當湖陸清獻公困勉錄載圖書編一條或曰時之義果無間斷如禹之惜陰耶抑吾通變如巽之行權意耶曰皆是也天之運也積十二時以成日積四時以成歲惟其無間斷是以常變通也此又進一層蓋學問與時俱深希賢希聖希天日進無疆且經權常變俱時宜之更有一種下學上達之妙亦須補足朱子註甚簡在學者闡發此所謂補義非添設也

問人不知而不愠學問到至處可與學中人嘗之不必與外人參之此意是否答曰文言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自是不愠正解但人不知或是我之學問經濟有未盡善處學者雖不因人之毀譽爲憂喜然正當反躬修省亦非如莊子委心任運置之度外之爲不愠也困勉錄一條問愠是漠然無所動於中否羅近溪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乎蓋此嘗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不知必反己

以爲可知而已於人何敢怨焉如此語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言仁始於仲虺之誥克寬克仁一語然大概以恩愛言至孔子直言心德體用攸分其源何以相合答曰仁有以無私言者仁之體也如巧言令色鮮矣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之類是也有以愛物言者仁之用也如孝弟爲仁之本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類是也然必心能廓然大公不私一己方能視天下爲一家與萬物爲一體是愛之理卽源於

心之德也未有固我居心而能萬物在宥者也若不能擴充此無我之心及於天下又是成己之功未盡須將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仁說熟讀深思自有會通處

問傳不習乎何晏原註言凡所傳之事得毋素不講習而傳之是謂曾子所傳於門人者耳朱子改爲受之於師是曾子所受之孔子者矣似古註亦可從也答曰朱註極精且夫子所傳於曾子者大學以修身爲本孝經以立身爲終所傳莫大於此所

省亦莫要於此矣夫教然後知困豈有旣傳之門入而已反不講習者乎何註甚淺不必從

問道千乘之國馬融據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八百家出一乘也包咸據孟子大國地方百里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萬井之地適符千乘是以八十家出一乘也何晏古註兩存包馬之說未免騎牆考諸古經究以何說爲的答曰包子良馬季長二說皆非也古者寓兵於農田賦出兵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地水

之所以爲師也考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讀爲乘四邱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牛十二頭計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出車一乘共百人考工記匠人田制正發明小司徒之文此皆郊外都鄙之地土地平廣可以畫井每井八家授田八百畝中爲公田一百畝除廬井二十畝每一夫助耕十畝八夫共助耕八十畝所謂九一而助言授田之制九百畝中以一百畝爲公田也其都鄙

出車之法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也至遂人夫間
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川
上有路以達于畿此郊門之內近郭之地多山陵
墳衍城池宫室不便畫井故只計夫每一夫授田
百畝不論長短欹斜依山傍水只要㪷此百畝每
年於百畝中耕出十畝穀粟貢於君上所謂什一
使自賦鄉遂用貢法也鄉遂出車之法每家出一
人供役地官小司徒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
遂人謂以下劑致甿註每家出一人爲正卒是也

是鄉遂之民百夫出百人成一乘也何以國中較重於都鄙五倍聖王立法本自均平都鄙之地六十四井出一乘凡遠行從征列陣殺敵皆此民力故必五百十二家方能一乘至於鄉遂之民所出軍旅田役追胥之類所役雖多然路近易供郎有兵役亦用以守城衛宮不如都鄙之民衝鋒陷陣有鋒鏑死亡之憂也且附郭之地率多膏腴其利較饒此朱子本康成都鄙用助鄉遂用貢之說分爲二條言之鑿鑿治國者因地制宜大略如此所

云千乘言百里大國有六十四井出一乘者有百夫出一乘者共成千乘不能盡一規算也若包氏以八十家出一乘八萬家出千乘強以萬井硬配百里爲適符其數而不知古經中從無此說且八十家而供一乘爲累已甚民力不支也馬融以八百家出一乘爲井太多大國百里之內亦無此許多田地皆不可通

問註疏每引司馬法既非夏官之司馬又非七子兵書中之書此書尙得見其全歟答曰此書亡矣其

散語見於註疏相傳田穰苴所作而齊威王大夫續成者殆與管子軍制相類非先王之法不足据也所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之說班孟堅刑法志亦引之往往與小司徒四井爲邑之制相亂惟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俱備是謂乘馬之法數語與小司徒註相合尙未數及將重車之二十五人猶多遺漏耳

問朱子野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本之康成康成盡足据歟答曰康成爲漢代大儒經義藉以發明古典亦藉以傳後所註周禮田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二語確不可易朱子取之以註孟子至康成註亦有未歸畫一者如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方十里爲一成是欲以甸旁之溝亦算二夫牽合附會矣又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包山麓尤非通論

問包氏八十家出一乘之說朱子疑其牛馬兵甲芻

糧之屬非八十家力所能辦故汪武曹引司兵馬職諸職以爲馬與兵器爲國家所給毛西河尚書寃詞中引用亦同先生既不從其說盍不并此析之答曰司兵等所授止及於大小輿師旅賁虎士其人已屬繁冗安能更一一及於賦輿今考周官所載小司徒須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又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鄉師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族師簡其兵器則鄉之有六畜兵器明矣里

宰比其邑之衆寡及其六畜兵器則遂之有六畜兵器明矣而且縣師作其衆庶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夫縣師所主者稍縣都軍之事則凡公邑及都鄙有兵器確有明証也且仲冬大閱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至則知吏各有司器各有備安得謂兵器馬牛皆出自官乎

問禮之用和爲貴疏云此章言禮樂爲用相須乃美禮勝則離故禮貴用和使不至於離是以和維禮當如此解否答曰疏義非是如此說是行禮者又

賴用和分禮與和爲兩事也夫人有禮則安禮之森然而不亂處正是人心所安故禮之至者必和如君令臣行父坐子立不如此則心不安不安則不和矣和豈在禮外乎

問貧而無諂章子曰可也可字孔安國謂未足多唐孔氏疏之曰孔子抑之云可也朱子亦云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可字當如此解否答曰此處可字並無抑之之意葢學力至無諂無驕到確乎不拔地位立基已固非易易也夫子許其可實是贊其

立脚跟得定並無未足多意至末若兩句然後更進一層以牖子貢而子貢亦從此別開眼界矣朱子特通全節而爲此註耳觀總註不切則磋無所施數語而後知無驕諂之重耳不與可也箇及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可字同看

問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氏註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疏云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者唯不能生敬於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言人子不能自別於犬馬也朱子不用

此註何歟答曰包說是也不然以父母比犬馬可
乎

問論語溫故而知新正義謂舊所欲得者溫尋使不
忘是溫故也素所未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是此解
否答曰此章與中庸不同中庸以溫故爲尊德性
知新爲道問學乃兩事分講此節新即從故中悟
出方能貫通萬變可以爲師疏義分出巳學未學
未善

問有事服勞酒食供饌不足爲孝何以古稱小孝用

力中孝用勞亦稱孝馨爾夕膳潔爾晨飱亦爲孝
歟答曰色卽從服勞奉養中見豈有須臾提挈有
毋尸饔但容容和其顏色遂足爲孝乎服勞奉養
亦孝之所最重者也
問亦足以發孔安國謂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
義發明大體足發專在言說歟答曰未盡也顏子
發聖人之蘊凡身體力行皆是爲二三子講說乃
其一端耳
問或謂孔子章朱子註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

者亦含意未伸不仕之故究係何居答曰孔子大
義不與平子同朝也政在季氏久矣以平子之惡
至於竊國逐君魯權臣中所未有者昭子謂其有
異志不君君矣考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年三十五歲史記載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
攻昭公公師敗奔齊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
臣欲以通乎景公所云魯亂者平子逐君國家無
主此時孔子雖未有職守若仍居魯是黨惡也孔
子之適齊心乎昭公不避平子也欲通乎景公者

正欲有爲於齊冀定昭公位也蓋昭公雖有童心能早用孔子不至見逐於臣齊景公能用孔子必行師誅平子納昭公借乎欲置廪邱而非果耳迨敬王十年昭公薨於乾侯孔子時四十二歲自齊返魯可見孔子因昭公之奔而出公喪至而始歸心乎君而不避平子也定公立五年平子方卒然則五年以前平子專國在平子固不用孔子孔子亦焉肯與逐君之賊共事哉所以春秋於定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穀梁謂定無正也昭無正

終故定無正始公羊謂定無正月卽位後也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況君子居其國不非其大夫故於或人之問不斥平子之不忠但言在家之當孝蓋資父乃可事君作忠亦在移孝以治家政明所以不爲國政聖言之渾厚耳厥後陽貨囚桓弗狃叛季孔子俱不仕至定公九年平子之餘惡漸息三桓之子孫將微孔子始出宰中都爲司空爲司寇而孔子幾爲政矣然則不仕之故專爲平子亦何疑哉

問惟孝友于兄弟孝友可平講否答曰儒重孝惟孝於親者乃能友於兄弟乃爲充其孝之分量從此推孝弟之心行之於家以爲一家之政總原於孝故以書云孝乎孝字領起

問林放問禮之本註謂時方逐末末是踵事增華指尙文言則本字指質言歟答曰此本字是本始之意言聖王制禮之始何如禮運所謂皆從其朔朔字近之太史公禮書因人情而制禮緣人性以作儀謂制作之初耳不是以質爲本意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一升一下一飲三節皆有揖讓歟答曰是也讀大射禮自明禮大射上耦出次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是升則必揖揖則必讓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降與升射者交于階前相揖是下時必揖揖則必讓也衆耦射畢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

者進北面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是飲時亦揖讓也揖讓二字貫升下飲三節

問巧笑倩兮三句馬融謂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然則子夏此問在未刪時歟抑既刪後也答曰問當在未刪時孔子因子夏之疑恐後世不達以文爲可廢故刪之耳葢刪詩之法歐陽公謂有篇刪其章者如唐棣爲常棣之首章孔子恐其以室遠廢思故刪其章有章刪其句者

如此章之删素絢句是也有句删其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以能字害義故删其字總之逸不逸書義所不重

問足則吾能徵之矣是終慨其無徵歟抑望其有徵也答曰此夫子自明其言禮之不可以已也夫子删詩書定禮樂以及小正坤乾夏時殷輅無不講明而切究之者因其無徵益不可聽其淪亡今日言之將來或有徵文考獻者卽可以吾言爲據互相發明是典章賴吾言以不墜也所以當日汲汲

以纂修自任者爲此故耳卽太史公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意也慨之望之皆是餘意

問或人問禘子以不知答之正義云此章言諱國之惡也時魯躋僖公亂昭穆說之則彰國惡故但言不知其說然歟答曰非也蓋魯非王而用郊禘非禮也孔子不言不必以其躋僖公而諱也

問祭神如神在孔安國謂百神所謂百神者何神也吾不與祭朱子謂有故不得與所謂有故者何故也答曰曲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王制

亦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鄭氏註曲禮曰五祀戸竈中霤門行也註王制則曰五祀司命中霤門行厲也又祭法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康成謂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然則夫子無地之大夫也其祭如在謂祭三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耳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者耳其祭神也謂祭三祀厲門行耳何云百神也至朱子所云有故當依包咸說或出或病禱耳

問寧媚於竈正義云竈者飲食之所由出雖處卑褻爲家之急用以喻國之執政位雖卑下而執賞罰之柄有益於人也媚竈之義如此歟答曰此義精切

問何晏注射不主皮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與舞也爲力不同科謂力役之事設上中下三科可與朱子參考否答曰只從朱註作一事看爲是唯復尙貫革復字當作覆字耳如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保氏三

曰五射鄭司農首稱白矢皆有貫革之射樂記謂
武王散軍郊射而貫革射息不過極言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之意非謂從此不行主皮之射也特成
康盛時文射並行不專尚貫革耳

問告朔之禮朱子註常以季冬云云本諸何經答曰
此本周禮春官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註鄭康成
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
告而受行之鄭司農曰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
侯朱子融會先後二鄭而爲此註也凡所言告朔

視朔聽朔名雖異實一禮也玉藻云天子聽朔于
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是天子行此禮
于明堂諸侯行之于太廟也正義云天子以特牛
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
祖廟是聽朔之牲異也春秋僖公五年傳公既視
朔遂登臺以望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
於廟告朔者諸侯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也聽
朔者審視其前後積案也視朔者察視此月之政
也又於告朔之日以禮祭於宗廟春秋謂之朝廟

周禮司尊彝謂之朝享其於歲首行之謂之朝正
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云釋不朝政於
廟也朝享又謂之月祭祭法王立七廟二祧享嘗
其餘五廟皆月祭之諸侯立五廟除顯考祖考享
嘗外其餘三廟皆月祭之享嘗是四時之祭月祭
即此告朔日朝享之禮也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
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
也必於月朔舉此禮者杜預春秋釋例云人君者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

下以盡智力之周總成敗以効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幾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商於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回心於左右政之秕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令羣吏而聽大政考

其所行而决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事事敬而禮成以故告特羊然則告朔視朔聽朔以及朝正朝廟朝享月祭皆同此一日之事所言異耳杜征南此篇發明告朔之義精深博大而學者或未及讀故詳記於此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此社與中庸郊社之社同否答曰不同中庸之社註云祭地乃周禮所云夏至祭

地於方澤是也唯天子得祭之此社是庫門之內左宗廟右社稷之社以勾龍氏配之者也葢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者生民托命之根亦人君守國之本也社雖與郊並然天生必賴地成社雖與稷同然百穀亦必麗土故凡祭不可干而社則通乎上下如王有大社王社諸侯有侯社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日置社是也凡祭不可數而社則舉於四時如春則擇元日命民社秋則以社以方冬則大割祠於公社是也哀公之所以問者公時毫

社災遇災而懼也必問於宰我者以宰我素聞五
帝之德鬼神之名也此皆問社要義
問三歸包氏謂娶三姓女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惟
娶一姓管仲娶三姓女爲不儉朱子不從古註謂
爲臺名何所本歟答曰朱子本劉向說苑但說苑
謂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另是一意耳莊
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公羊傳何休註云天子有
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
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築臺於

郎以臨民之所瀫浣而譏之築臺於薛以遠而譏之築臺於秦以臨國而譏之國君尙譏仲而築臺侈矣

問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則當曰夏曰璉殷曰瑚朱子論語註乃曰夏曰瑚殷曰璉何也答曰此朱子仍包氏註而誤也

問宰予晝寢邢昺疏謂晝日寢寐是卽坐而假寐之意歟答曰禮檀弓君子晝不居內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寢是內室

問非爾所及也以子貢說無加於人無字太又性安
境地故以此警之歟答曰此正夫子進子貢耳子
貢明言我亦欲欲者願望而未得之詞夫子曰此
詣正爾之所未及爾正當努力思及者也是順口
引進語無批駁意亦不以無字太近自然故折之
也至孔安國以非爾所及爲不能止人不加非義
於己尤非節旨

問與之粟九百朱子不明指其數孔氏謂九百斗是
九十石也然歟答曰然也古者大夫田八百畝士

無采田而公家給祿上士約得四百畝所出之穀中士約得二百畝所出之穀下士約得一百畝所出之穀古百畝今四十餘畝收穀約不過九十石大夫家宰想亦不能厚於下士也

問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註謂或日一至或月一至是一月中仁心偶一發現一日中仁心偶一發現否答曰若然則曾閔以下諸賢反不如庸人也夫平旦之氣乍見之心庸人尚時時發見豈大賢反全是私心一月偶至一日偶至者乎所謂月一

至者自初一至三十俱是仁心不爲物欲所間至三十日後略有一念違仁即是月至推之四十日七十八十日不違仁其後有間亦只算月至所謂日一至者如一日中十二時自子至亥全心在仁亥時後一有所間即名日至推之十日二十日不違仁其中偶有間斷亦只算日至日月至是一月心全在仁一日心全在仁不可誤會而已矣言日後月後不能無一違也孔穎達云其餘至仁時或一日或一月而已矣亦講在仁一日在仁一月也

非一月中偶一至仁一日中偶一至仁也
問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所云以上以下中人在內否
答曰中人不在內而夫子意中郄專爲中人當勉
學而言疏義最明人之才識有九等上上者聖人
也上中上下中上此三等乃中人以上也下中下
上中下皆中人以下也聖人愚人不可移者也中
人以上才識優長可告以上智之所知也中人以
下才識暗劣不可告以上智之所知也中人則第
五等中中之人可上可下皆此中人若才性稍優

則可以語上才性稍劣則不可以語上雖以授學之人當稱其才然尤重在中人之當勉爲上耳

問能近取譬節是順承上文歟抑從上節進一層歟

答曰從上節轉進一層說夫子以子貢博施濟衆求仁看得甚難故言夫人之爲仁一念施濟卽是仁不必定在博與衆也如乍見之心平旦之氣皆是仁心發見但恐不能取譬耳取譬者欲止一端由一端而推之萬端是擴充其立達之心也欲祗虛願由虛願而盡其實功是實行其立達之事也

如此強恕而行是爲仁之法也博與衆由此漸致矣故曰仁之方困勉錄云第二節要看他以兩人字換博衆字便見重在心上此是主腦處然在學者而遽責以及人則猶之博猶之衆也故又有能近取譬一節可見從上節又遍入一層矣

問正義老彭殷賢大夫邢疏謂卽彭祖世本云姓籛名鏗朱子亦從正義又鄭康成王輔嗣俱云老是老耼彭是彭祖是兩人矣有可從否答曰從正義

問自行束脩以上正義謂以上者自禮之薄以至厚

則玉帛然歟答曰玩朱註故苟以禮來句自得正解束脩弟子見先生之正禮也苟誠也正詮自行二字謂潔已虔心自將此禮而來也以上二字謂謁吾徒而來請只作登堂看若謂以上自薄至厚有語病非夫子意

問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古註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陳臥子亦宗其說是否答曰非是此節作字只當行字看謂自逞聰明厭棄聞見不究其理而妄行如陸子靜王陽明等從一貫入致良

知自立主宰一種說話夫子時雖未有此等名目想巳有此種學術所以夫子現身說法欲天下歸於致知格物窮理盡性而不至流於空虛放蕩明心見性也此節困勉錄解最明須潛玩

問三以天下讓古註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是主讓周說看朱子註泰伯知之乃與仲雍逃之荆蠻等語亦似主讓周說可爲定解否答曰古來如此說然總以讓商爲是朱註前半用史記舊文觀後半以泰

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云云及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則讓商明矣且與文之以服事殷同稱至德伯之讓商又何疑焉陸淸獻三魚堂集有泰伯三讓論熟讀其解自定○儀禮三遜謂之終遜朱子或問亦云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則集註固遜宜作終遜○邢叔明疏云太王疾泰伯適吳採藥太王沒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斷髮文身三讓也又程子不立一也逃之

二也文身三也分出三層實事另一說

問閔子云則吾必在汶上矣汶上即今之縣名否答曰非也今之汶上縣春秋時之中都且當日若告以吾在何地是仍示使者以必來之所也惟汶水之名最多使之無可追蹤故有雲深不知處之妙耳蓋水自泰山郡發源皆名汶有大汶塹汶小汶柴汶牟汶瀛汶北汶石汶浯汶諸名雖閔子時未知已有此名與否然汶名之多可知大汶有二源一發源於萊蕪縣原山之陽一發源於泰山北之

仙臺嶺同至故城鎮二水合流謂之大汶即壟汶也小汶自新泰縣龍堂山南麓發源經徂徠山故柴城北故世又謂之柴汶至古靜封口合於大汶牟汶亦有二一自萊蕪縣南寨子村海眼泉發源一自萊蕪縣古牟城東響泉灣發源同至盤龍莊二水合流至滬馬河合於瀛汶瀛汶亦有二一自萊蕪縣南宮山之陰石漏河發源至滬馬河會牟汶一自萊蕪縣東北大小龍潭發源南流嘶馬河會牟汶並南與瀛汶合爲一流入泰安縣合於大

汶北汶者本於泮水發源於泰山西之桃花峪又有石汶水入之至無鹽山合於大汶至大汶口與小汶口合由坎河經濼至利津入海自永樂中於坎河築戴村埧汶水始西流經今之汶上縣出南旺矣縣名始於後世閔子時無之

問便便言惟謹爾註中但字是轉語否答曰不是轉語文氣一直下謂當禮法之所在政事之所出不敢疎略不憚煩言如此便便而不稍放耳便便處即是謹處莫錯會註中但字若說便便易於放縱

故於盡言中別加謹慎是兩截矣非題意
問君召使擯節言揖所與立左右手明是交擯交擯
者兩君相見之禮而江慎修反疑待聘卿而借用
隣君來朝之禮此說何也答曰此記隣君朝魯也
君召使擯即召使爲相蓋擯賓時曰擯贊君時曰
相有擯自擯而相自相者有相即令擯兼爲之者
考上相以卿爲之則當使上擯而此時魯君以孔
子卑禮故以承擯而命攝上相首節是夫子初闕
君命敬之見於足與色如此鄰君來朝君必親出

郊勞而君未郊勞之先使大夫勞於入境之始致積使卿勞於遠郊致勞周禮司儀所謂再勞是也此再勞皆用旅擯賓至近郊然後君出郊勞賓在郊舍接見主國之君行交擯禮司儀所謂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是也車逆者賓以主君親至乘車出舍門迎之是郊勞時交擯乃賓在郊舍主君車至舍門外行交擯禮也乃反客爲主之意嗣後賓至國及大門又行交擯禮司儀所云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答拜是也是鄉黨揖所與立節貫兼兩次交擯而言一是君出郊勞與賓見於郊舍行交擯禮問故

請辭是也一是至大門君出門接賓又行交擯禮
是也嗣是君車迎賓賓車進兩君俱在大門外下
車相揖步行入大門主東賓西曲過東入闈門廟朝東西相隔
處之門曲向北入廟門相者贊禮每門每曲揖司儀
所謂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是也嗣後至廟門唯
上相入上擯上介皆入蓋召使擯時夫子早奉君命以紹
擯攝行相事故隨君入廟贊禮也曲禮所云主人
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在此時矣主人入廟門後向東右轉至東
塾之背轉身向北對阼階行賓入門後向
西左轉至西西塾之背轉身向北對西階行嗣後每

曲揖當碑揖及階揖升堂揖司儀所謂賓三揖三讓登是也此後相不升堂退立庭中禮以進退更事爲敬故必退而復進復趨進至西西階告賓行將幣禮又趨進至東階告君行將幣禮聘禮所云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鄉黨所記趨進正在此時蓋前此入廟隨主君之後無可趨之時也嗣是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其中有享有言禮畢出廟門主君出送司儀所謂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

三還三辭告避是也按所謂車送者謂賓出門主君亦帶車而送賓未登車也三請三進者主請賓登車而賓敬主人未肯登也所謂三進者主賓皆往前步行空車亦隨進以俟登車也三還三辭者賓迴身辭主人之遠送是尚未登車也至告避則登車而驅行矣論語必復命曰賓不顧正在此時據司儀及出二字未明言所出何門看文氣似出廟門也據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問君則送至大門外矣或隣君敵體在廟門外上車聘卿職卑不敢僭越必至大門外上車故君于送時問君問卿大夫未可知也嗣是賓就館致饔餼主君就館致謝明

曰賓拜於朝拜饔與餼司儀又云諸侯諸伯諸子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雖擯介數殊圭璧禮異而行禮節次皆同皆用交擯也○此節蔡虛齋蒙引專主國君來朝定解不易葢兩君相見用交擯若隣卿來聘僅用旅擯且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凡諸公相爲賓稱賓又曰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稱客而不稱賓尤可見賓不顧之賓爲隣君也乃邢疏載使卿大夫相聘一條謂其介爲下其君二等主君擯數如待其君

但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不傳命上擯至末擯閒揖賔賔亦進至末介閒上擯揖而請事入告邢疏所述乃是旅擯旅讀爲臚乃臚陳諸擯只虛列班位而無所事所有致詞唯上擯一人而已乃或因儀禮聘禮中有賔不顧句遂疑此節爲隣國來聘誤矣蓋聘記不顧是記賔之行事此是夫子告君之詞本自不同聖人動容中禮推禮之意而爲之耳〇困勉錄謂總註擯相相字未見着落按揖所與立節是爲擯之禮趨進一節是爲相之禮蓋兩

門唯上相得入則趨進非相而何朱子正照司儀禮節補足非無着落也
問鄉黨執圭朱註圭諸侯命圭旣曰命圭卽五瑞之桓信等歟答曰非也周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謂圭璋璧琮皆有瑑文者也玉人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又曰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聘禮云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聘之用瑑圭明矣至於命圭非朝王輯瑞不敢輕出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封侯時

以爲鎮也又云以其介圭入覲於王入朝時以爲瑞也此不以聘鄰國而朱子於執圭註亦云命圭以其命爲諸侯故得用此瑑圭耳其實聘用瑑圭非命圭也

問割不正不食疏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與朱註異尚有可採歟答曰此疏据禮甚確可以輔翼朱子又如昏禮則特豚鄉飲則其牲狗也所割之牲亦各有正

問席不正不坐所謂正者如禮云請席何向專以方向言歟答曰正字所該甚廣古時最重是席故奉如橋衡及庭布席自幼謹之客至則請入爲席臨時整設弗敢忽也蓋席有以方向爲正者如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是也有以人爲正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是也有以年爲正者如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謂常席四人賓席一人也有以爵爲正者如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曲禮云

客徹重席是以席多寡分尊卑也又有降尊就卑以爲正者如郊特牲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燕禮大夫之席不重大夫繼賓賓席不重故大夫亦不重也又有因事爲正者如司几筵祭祀必莞席胙席及延國賓則加繅席甸役則設熊席是也又有以遠近爲正者如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又如文王世子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是也又有以廣狹爲正者如公食記云蒲筵長加萑席尋蓋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

不過九尺考工記所謂度九尺之筵是也又有以文質爲正者如司几筵有粉純繅布純禮器有越席玉藻有蒯席是也又有以地爲正者如鄉飲酒禮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若不合於度皆爲不正聖人所愼也至於卽席之容毋怍登席之謹由前虛坐盡後食坐盡前此又坐之合禮聖人固動容而中者矣

問不踐閾閾爾雅謂之柣康成注爲門限其不踐之故孔穎達謂一則自高一則不淨並爲不敬今人

解朱子行履閾則不恪專說是舉趾高心不固之意是只講自高一面也亦當兼說不淨爲是歟答曰兼說爲是

問黃衣狐裘舊說主蜡祭之服然歟答曰此誤讀郊特牲之文而云然耳郊特牲自天子大蜡八至義之盡也言蜡已畢自黃衣黃冠而祭至草服也另說臘祭月令所謂孟冬臘先祖五祀是也鄉黨黃衣正符臘祭若蜡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非黃衣也以其同在夏正之十月故相混耳實非一事也

灤源問答卷五終